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題鄜生長揖圖　　程俱

李伯時作鄜生長揖圖且作髙皇踞兩女子洗而鄜生長揖此徒見漢髙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見髙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輟洗起衣躧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糜爛土崩之

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非漢所以强弱興亡所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捭闔動聽為務而其言不得不夸邪是不然食其為是無當之言可也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虚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為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之覇王晉人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為天下之安危葢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

高失一食其可耳然駿骨不收絶足不至巢卵不育鳳鳥不下士有深藏高舉望望然去之而已況聲音顔色拒之千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理也非鄙生之夸言也

房太尉傳後論　　　　程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劍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建議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朔方潁王璬鎮成都凡劍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永王

璘鎮荆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皆屬豊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河南淮南節度禄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横潰四出天子匹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車之所在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穜族無類則懐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閼除道扶服叩軍門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髙車大纛為

賊謀者也天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崛然
聲治兵問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
下之兵據都會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
固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徇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
夜舞竝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予嘗論之天
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知焉至於無用而
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葢不足以權
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

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鬬强敵明矣琯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琯之謀大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惟幄之功果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旣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

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琯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斂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琯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琯也至敵人撫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矛

覲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棄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敵人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邪

厚齋王氏困學紀聞曰司空圖房太尉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琊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跋山谷食時五觀

朱松

右曾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蔾藿而況
玉食乎今録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
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
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
上方書

跋馮宿所為某人碑文　汪應辰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愈
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訣

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牢之疑其不智甚矣

龍川别志　汪應辰

無垢居士昔爲應辰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葢其閒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

京為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為太甚龍川志所書慷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續池陽集　汪應辰

趴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曾直之詩皆載而漸嘗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

王介甫而指司馬温公為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温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為然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讀冦萊公集　　胡仔

萊公集以江南春二首觀之則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鋭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朱熹

此書始刻於南劒之尤溪熹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

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朱熹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

究而踐行之也近時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記

跋滕南夫溪堂集　朱熹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戸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

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騕䮍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道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甞為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宜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甞為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辯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

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呂仁甫諸公帖　朱熹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球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宦達其他諸公多没不顯

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為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挨之以特起為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没而天子思之詔褒恤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夘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孟子慕父母章　　程大昌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少好之女也偏思經傳絶無有以艾為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為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義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

乂皆音刈乂即刈也懲乂云者懲絶之也詩曰庤乃錢鎛奄觀銍乂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比之為艾亦衰減之意也

莊子後論

程大昌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為至以有為初其内篇之首寓意於逍遥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

人多不察也夫遊而至於逍遥則意欲嚮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為拘閡矣其曰遊豈真遊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践履間哉夫游而得至於此則既縱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迹而絶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鵾之騰躍鯤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

大小精粗絶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詭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蟲笑鵬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搶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為力焉故也鵬搏扶揺一上至九萬里發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為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是猶躐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為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遥者勢資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

謝棄行迹御風泠然更為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愈況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旣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奥而為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為逍遥則其仡有復無之指豈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麤荒唐意

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
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為
異端此為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身中清廢中權尚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
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
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別有深意雖甚放其
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
見縕奥或時假設古人事為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

閒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覩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末使遇堯舜君出為陳之其真蕩放無檢如搥提絶滅所云也哉

書史記律書後

程大昌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葢聞昔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諸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為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苟用其說輙皆推步不行惟黄帝舊法實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吕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

通則為圖機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辰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

歷立矣

書阿房宫賦後　程大昌

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宫守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理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横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益覆三百餘里也及其

叙嬪妃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為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北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幷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即渭城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

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橅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

書壽王議周鼎　　羅願

嗚呼人君之趨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

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見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葢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頌之語以為上天報貺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

烏得不勸哉

題五峯先生知言卷末　　吳澂

右五峯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誘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

恂之守河内則庶幾乎知所税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題晦菴先生真蹟後

滕璘

晦菴先生世家吾鄉中徙於閩倡明道學戸外屨滿而鄉人未有至者淳熙乙未先君始命璘兄弟修書辭以請教先生報書示以為學之要明年先生來歸始克謁見而請益焉自後通書悉蒙見答訓廸備至今老矣無以仰副先生期待之意而弟珙不幸早世所藏真蹟散

逸之餘僅存三十紙每一覽之悚然起敬恨先生不可復見也刻之博雅堂以示子孫俾知先生不忘故鄉私淑諸人者如此先生嘗銘先君墓又嘗跋叔祖溪堂先生傳與弟珙景呂堂詩文并附於後云門人新安滕璘書

跋地理書　　程先

送死大事也不欲速朽聖門嘗明辨而深言之然用伎術者流於迂蔽吾道者過於矯迂者惑禍福則幾有遷

延而不葬矯者昧物理則必至忽畧而妄為二者過猶不及必得中行而與之可也禮經曰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又曰毋使土侵膚又曰卜其宅兆是中行者也然所謂卜者亦豈不求其所可信而可恃者邪所可信而可恃者何理也格物致知之一端也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嘗讀地理書自青烏而降幾汗牛充棟皆後世伎術者為之不足信也然無此又無以使後世為人子者知慎終之義識者當如孟子所謂武成取二三策可也暇

日取其書之近古者手鈔之因題其篇末

題古今事文類聚後　　祝穆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眙玩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為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為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羣疑塞胷無説可祛萬事搏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疎之過也由是

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廢哉然記事為難記文尤難彼答所問數條於賔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録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哉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叢穢猥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

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槀自
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記事必提其要纂文必
拔其尤編成輙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
所怙紫陽朱夫子以母黨子姪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
聞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良由善足以爲法
不善足以爲戒或賦詩以吟詠情性或立言以發明理
致講學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
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

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温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觀是編者盍亦温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輙犯不韙自叙其梗槩如此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父謹識

温公隷書思無邪公生明六字跋二首

朱權

先正司馬文正公隸古六大字中經黨書之禁人莫敢傳至紹興間福州長樂縣令楊君徳載蘇君文瓘相繼各得三字刻於縣治乃復流布於世然觀二君所跋皆以公生明為先思無邪為次某竊謂史克頌晉之一語夫子删詩而存於經他日復特舉焉以蔽詩之三百删斯語也其旨可謂宏遠矣尊經之學固當先之今摹刋於如臯便齋東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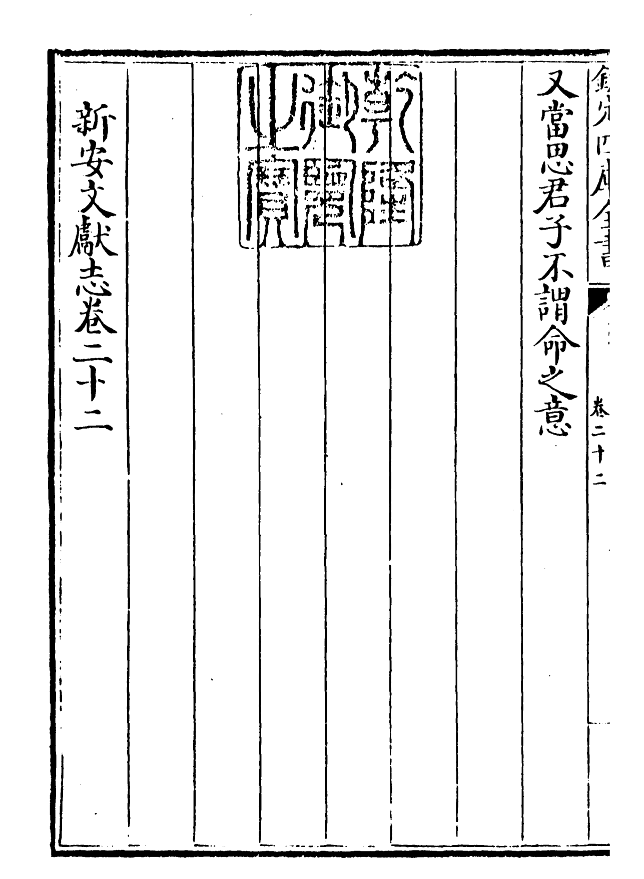
荀卿著書無慮十餘萬言温公獨書此一語何也思無

邪者正心誠意之本公生明者治國平天下之要公取
御是語以配經宜苟然哉今刋寘西壁噫聖賢之言雖
有先後之序莫非正大之理温公抱誠明之學平居暇
日采摭經傳格言形諸心畫既躬行以光輔元祐之盛
流傳不朽啓迪後來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書道命録後　朱申

道命録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葢有
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於此

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書汪國瑞料院所刋遺教經　程珌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㫖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充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李林甫傳後

程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顔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紹興正論後

程珌

尚書金公不附檜者一閒十八年檜死方出此書乃缺之

跋李用之太極問答

呂午

朱文公先生太極中庸說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舍是他求猶猒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為奇也或知尊其説矣未免輕下注脚則一字一句易流於差又將如五穀不辨種類而以莠為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學規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致力焉則亦庶乎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於西山旁採於諸人反覆講明以求真是之歸也

題增廣字訓　　程元鳳

晦菴述近思録首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説或疑非始學

者之事東萊曰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講學之方躬行之實具有科級今觀宗人達原所輯字訓錄所謂知其名義者也學貴乎名義之知而止耶讀之者必於講學躬行之際加之意庶幾非苟知之

跋程少章文槀　　方岳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畧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為表啓箴頌以

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為隱語所謂伊優亞狋吽牙漫不知為何等言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眎其謁官人矣亟屣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紿騶朱儒乎何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廛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酤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況諸

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為漢隂丈人邪

儀禮經傳通觧目録跋　　朱在

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刋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葢先君晚嵗之所親定是為絶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録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下

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黄幹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㫖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録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究竟其大全而

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甲子孫在泣血謹記

易呂氏音訓跋

朱鑑

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刋啟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覩正譌誤六十餘字而併刋之如豫夂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戠）損象之窒（晁作脊婺本作脊漳作脊鄂作脊）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為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

語先公嘗折衷鼂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委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為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書楚詞後　許月卿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文公集註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恐兩之字當作一樣看虛以待事於無為之先無為事先也無為之先猶言勿為事始事來然後應之不先以事累吾心也恐屈原本意如此

淑離不淫集註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離立出戴記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則離為兩人相麗明矣屈原本意恐謂麗者易淫惟橘麗而不淫此其所以為善麗也離當訓麗恐不當引離立若引離立則離坐豈亦孤特乎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韓湯都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身都卿相之類都皆訓居今訓為大可謂文王大豐武王大鎬身大卿相乎建邦設都豈可謂建邦設大乎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
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集註降叶乎攻
反能叶奴代反按此六句一韻也文公以為三韻恐非
是庸與降叶如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
邦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之類是也江與
庸叶則降豈不可與庸叶乎蓋四聲通用也庸與名叶

如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類是也名與均叶如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類是也能與佩叶如番於財親賢而任能此成王冠祝詞也之類是也財與能叶則佩豈不可以與能叶乎蓋四聲通用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蓋思亦與財叶也覩於詩可見

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民人也原自謂也集註以為天下之民恐非是但味語脉則可知矣古者民與人

通騷經一篇此類甚衆如民生各有所樂集註以為人生相觀民之計極集註以為人事民好惡其不同集註以為人性民之訓人集註既有明證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此二民字亦當訓人蓋原自人也

瞻前而顧後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恐當云瞻仰視也凡後之於前下之於上則言瞻臨者以上臨下也恐非詩靡瞻匪父民具爾瞻魯邦所瞻仰昊天論語瞻之在前

歷吉日乎吾將行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恐此歷字只

是治歴明時之歴不當作經歴字觧蓋古者只有此一歴字經歴用此歴字治歴明時亦用此歴字後世以經歴从止歴象从日乃創立此字以别於經歴耳如堯典歴象亦後世所改

題五顯事實後　　胡　升

本朝神祠見會要姓氏皆可攷惟此獨無姓氏何邪升曰莫之為而為者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於昊天之側從之

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氣也葢五行為天地間至大之物必有為之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勾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若五神豈非黙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以五聖為五通非也葢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毁五通及石將軍妲己淫祠至宣和五年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後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縁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啟後人之疑耳

廸功郎國史實録院編校文字胡升書

跋彩選圖　　胡升

宣和間文物備具維人王愼修思永博學知故實出入京師從貴勝遊嘗倣趙明遠裒類作彩選圖以縉紳之升降詔旨之予奪寓於戲博間紹興末其季子偶抱遺書請序於靈石山謝仍景思嘆思永官止於一命壽不登於三秩幸此書傳世而行遠也予嘗疑之消磨有限之光陰馳騖不切之勝負人欲滋長其機甚可惜雖然

幸彩選於一擲驟進不足喜驟退不足怒所以楊次公於丁謂曰骰子選耳有志者觀此亦足以自警云

書易啓蒙後　　胡方平

易本義一書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可謂深切著明矣啟蒙又何為而作也朱子嘗言易最難讀以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必明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專明象數以為讀本義者設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

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无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无用且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賤陰之意易之綱領孰有大於是者哉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矣然啓蒙固為讀本義設而讀啓蒙者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

題朱子三書　　朱浚

四書廣大精微與天地並道之不明千載周子圖之書之張子銘之我先文公曰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又曰

太極圖於西銘都相貫穿然則四書之後有三書焉三書者一書也妙而造化陰陽與而道德仁義大而天地民物之理如日星之揭如雨露之潤而迺有疑無極太極者議乾父坤母宗子者先文公既發明以示學者又且衡鋒破焰而力爭之道繇是而無晦蝕今閩府通守黄君益能會粹儒先之言倫通類聚覽之何其富也然而旨本師傳辭非已出述而不作如此真博學而詳說者歟其入耳而著心者歟是知黄君篤志為已之學也

向浚需次仙遊至官之時黄君去為湖湘帥咸淳辛未浚甫列郎闈君過我甚厚惠示此編意其或有庭聞也涵泳省察之餘敬題梗槩而歸之是歲季夏中澣朱浚敬書

書皇極經世書二百五十六位本數圖後

程直方

右本數十六大位總為一圖數起於東南世之世之世一加一為二又加一為三又加一為四用左而右運之

世之世與因上而下世之運之世之世皆以二為一加一二為四又加二一為六又加一二為八次右會之世之世與次下世之會之世之世以三為一加一三為六又加一三為九又加一三為十二次右元之世之世世之世與次下世之元之世之世皆以四為一加一四為八又加一四為十二又加一四為十六於是縱横數之則一加倍為二二加倍為四四加倍為八八加倍為十六自横一層至於十六層縱一行至於十六行終西北於元之

元之元元之元之元二百五十六莫不皆然明道先生所謂加倍法黙有契於邵子者於此見之益皇極入門第一義也是宜通數之除以此分杪動植既濟之行亦以此也例見後　愚嘗以易所得呈初菴先生傅公公謂數本不出於易繫天一至地十生兩自生八也愚乃悟天一至地十加一也生兩自生八加倍也加一倍法兼盡之者兩四八不出乎天地十數之外也以是說尋繹諸數惟本數為合因圖之將以呈公而公捐館矣聞公有廖氏玄

玄集意其中有是說公之從孫實齋使君以鈔本見敎亟讀之至諸數起祖一圖謂其後必有本數起法首尾熟閱無有也曲成諸圖不足以當之愚不揆因以附焉又嘗取世之世一位為圖以明分杪動植既濟之所由亦贅於左方庶見曲成四數非吾圖也其緒不可得而抽也貧財失之尚可得尊長遺文失之不可復求矣變故之餘每抱悽恨一日王用賓出示此圖云前村先生所作伏讀再四悲喜交集因特録之以附於事述之後恍若躬盧暴富矣後之人當珍愛之族孫七十四歲翁樞謹題

宋廣平梅花賦跋　　方回

皮日休桃花賦序有曰宋廣平為相其端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腸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似亦為知言者葢唐人文襲六朝餘獘至元和而後大變此賦誠有徐庾之風引傅粉何郎竊香韓壽凡疑英皇姑射神人通德擁髻綠珠墜樓溫伯雪子東郭順子靈均憔悴曼倩詼傲文君嫵媚飛燕輕盈十二事以況之而繳

之曰口吻雖黄儗議殆徧意謂世人之見梅花者其雖黄未必皆中的也然後斷以己見謂凡草木皆無歲寒之操而此花獨君子之節措跡隱深寓形幽絶恥憐市塵甘遯巖穴此十六字非尋常體物語終之以永保貞固乃廣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辭者蓋其為宰相也爭大事不少挫過於姚崇其未相在外跋涉之時多其既相在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而固位惜寵不肯退者萬萬矣信乎其為永保貞固也而日休

乃謂賦語婉媚是不可不詳訂本末以示來哲

題吳雲龍詩集　　方回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子未久異端百出傷義悖理賴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黄老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今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失其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為乖異而不歸於一哉然義理微言不絶於方册者與人心俱未嘗泯也及

朱子注四書以貽後人而義愈明理愈精學者欲舍是而求所謂學可乎傳註如毛鄭一學也詞賦如賈馬一學也史筆一學也古文一學也制度考究一學也詩詞之學自建安迄晚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為知道君子則鮮其人况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記偶儷之學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今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没未百

年求所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焉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書者則不勝其衆於衆之中而察夫胷次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歙吳飛雲龍不凡之一二者也短篇近體不尚工巧大篇古樂府沛然出特然奇予猶欲其斂豪宕而入細潤抑悲感而就和平也雖然義理之學自古聖賢傳至朱子固公於天下而非鄉人之所得私也生於闕里為顔為曾彼獨非鄉人乎不此之務俾後世獨以詩人見稱則胡邦衡以薦朱子者豈朱子之志哉

雲龍勉之

書婺源龍陂程氏譜　　程龍

歐陽文忠公謂程氏之族莫盛於唐族分為七三祖安鄉夷考江南之程又七分族之半耳自陳亡隋興而江南之族有返而北歸者自宋南渡而江北之族有轉而南徙者益江北中土始以三國之爭繼以劉石之亂重之以五季宋南渡之餘中原板蕩十室九空其族無噍類者益多矣何獨我程姓而已哉獨吳蜀僻居一隅以

故族姓往往蕃衍雖盛唐七族其姓固有自江南徙者我程自忠壯而下北歸已衆傳而至於黄墩四祖獨纂祖一派蕃盛今其直下枝派可接者僅十之一二其子孫衆多已難數計然而或以仕宦或以流移彼出此入此出彼入互不可考有如江淮河漢之水同源異派及流而至於海也亦莫别其為江淮河漢之水矣郭崇韜拜汾陽之墓狄武襄謝梁公之譜是非賢否有後世公議在各房子孫欲沿流究源者亦推證而傳信可也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跋深衣説　　曹涇

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静齋克愚來為守始知服深衣葢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静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襆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於

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耄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敘次若出於其自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裾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渙然至於以二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玆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於讀書遇事平心而玩

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

跋朱文公通鑑綱目藁　程文海

遂良出示通鑑綱目藁一幅書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朱子之筆維昔道學諸儒於字畫葢不數數然也獨朱子少嘗學書而其字畫竒偉卓絶片紙流落人之好之寶之也殊尤雖然朱子之為人綱目之為書其所以可好可寶者夫豈以其字哉覽者詳焉

題淵明圖　程文海

當其時或交臂而不之識亦既遠矣乃共以筆墨追求之聊代淵明一笑

書孔明出師表後　陳櫟

周公作周禮以冢宰統宦寺宮府一體也前漢此意猶有存者鄧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名而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寖壞近習之權重於宰相後漢卒以宦寺亡宮府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慮及此其後孔

明既没所薦忠賢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後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没陳祇進而嬖倖黄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宫府一體之戒以至於此哀哉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説命相為表裏朱子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坐見其數杯後每歌孔明出師表前輩於此篇尊尚如此豈苟然哉

書蘭亭記後　　陳櫟

王逸少東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其論獨識時務且嘗沮桓温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為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書胡雲峯二程夫子祠記後　王儀

儀擯於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賓先祠蓋議於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記

遠引孔子殷人孟子魯公族為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為屬敬謝不敏雲峯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鬱識者莫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沈抑寥遠不敢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為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以為異過而躊躕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不愧為二程遠孫云

䟦寧王吹簫圖　胡初翁

五王長枕大衾之樂視布粟謡遼絶矣此横軸寧王卧吹洞簫意任鳳臺之表臨淄王執樂句坐節其旁幅巾赭服逸侶無比前有伸掌侑拍開口微笑者不知何人意必高力士等輩也想當時所奏霓裳羽衣耳噫霓裳羽衣樂矣胡笳戍鼙掩抑其間知之否乎夏五子之歌祈招之音垂戒一也使王化明天倫叙立諫者常以此道進天寶末年未必遽腸斷於蜀山夜雨聞鈴時也嗚呼畫史之寄意勤矣然非但握乾符者之規茅簷荆樹

下盍思之盍思之

書春秋色鑑録後　　程文

古之以女色敗國亡家而殺其身者多矣後世猶有樂其禍而不悟者何哉葢男女人之大欲欲動情勝而不知以禮防之若決江河而放之隄莫之能禦矣昔太史公作史記載景帝諸王深僻事纖悉具備或疑君子知禮何庸覩此小人肆情適長其非心先儒謂與孔子删詩同意太史公葢憤世嫉邪而不能已者許君少淵取

左氏傳凡女禍類為一編而各論註其下以為世戒名曰春秋色鑑録亦太史氏之心哉嗚呼有文王之化則漢廣之男行露之女自能無思犯禮況春秋之世乎讀是編者其亦有感矣

書河南上程氏宜振録後　程文

右宜振録若干卷凡天下之程姓咸在焉曰不然也是特河南之一派焉耳河南有二程夫子此其後歟曰未也河南夫子冑出中山中山之冑出自新安之黄墩實

忠壯公之裔陳末播遷而北者也河南有上程聚益古程國伯休父所受封也衣冠世守彌久益盛元魏時以丙河大族徙實雲中又以官徙沙漠子孫散處諸郡皆謂河南此其雲中之派而彥明所修譜也然則黃墩之族何自曰自伯休父東晉司馬氏同遷江南有為新安太守而遂家焉江南有程氏自此始新安為河南之小宗而二程又新安之小宗上程固河南之大宗而雲中又上程之小宗也文以家譜考之由忠壯而上十有五

世而與河南之譜通河南而上望出廣平嗟乎譜書之不行於世久矣譜也者所以示一本也定親疎維遠近敦孝敬莫近於譜而士大夫家往往忽之而不講或講之而不甚急何哉是使子孫相率而為塗人也程氏受姓以來枝分蔓衍南宗北族誠有若風馬牛者一旦合堂同席而坐雖百世之下四海之遠猶曰吾宗人也情誼之厚藹然如一家豈非以譜之可尋邪若汾陽之拜墓梁公之辭傺子寯之華胄杜固之異族此皆譜之不

明而昧夫一本之義者也昔者聖人作易自太極生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散而為六十有四播而為四千九十有六以至於不可窮即末而求同愈遠而愈大苟要其本不同焉者寡矣是故乾坤震巽有不同而同出於四象陰陽太少有不同而同出於兩儀兩儀同出於太極今彥明與文在程氏子孫之中亦猶二卦之在四千九十六中也四千九十六卦同出一太極則文與彥明族人之身其初同出於一人雖微譜可知而況

譜之足徵乎故文雖不敢自附於彦明而彦明亦無得而外文者其本一也彦明既爲宜振録又譜旁親外戚之在服者又將博求天下之凡爲程氏子孫世次將會爲大譜俾譜無不系之族族無不傳之譜彦明之用心厚矣庶幾明夫一本之義者國家承平已久文教大張民德日趨於厚有好事者必來取法則譜書之行當自彦明始不獨爲吾宗喜又將爲天下賢士大夫望也

書韓文鈔目録後

程　文

或曰子於韓文止取此十篇何也予曰先之也先讀乎此而有得焉而後可以及其全也韓文無選然眉山公謂唐無文章惟李原歸盤谷序宜無以尚之故取以為卷首其送文暢師序則原道之作也送王秀才又以見求道之方於温處士則君子待時而樂於進揚少尹則賢者知止而安於退感山十二詩則士大夫處患難而不失其常者也是皆韓公有德之言觸於中而發於外有不能自已者非執筆而學為如是之文也至若燕喜亭

記孔子廟碑則序事有體獲麟解精而約鱷魚文正而辨世言孔子作春秋文成而麟至麟靈物也韓公之文乃能訓鱷魚之暴而去之則亦文章之極功也歟故竊以為先讀乎此而有得焉而後可以及其全也非選焉則止乎此也於是德臨請讀韓文予手書十篇以畀之又懼其貪多而有惑者之疑也故識其說於目之下黟南生云

題四書集註音義

吳　程

凡經註內所分句讀皆得之前輩講明非敢臆決如卷首大學序中定讀不學為句葢以先君子松坡府君編集先祖潛齋遺藁有曰昔受學於毅齋沈先生謂章句初本下無焉字時有誤連作一句讀者朱子笑曰上既明言大學之教民非俊秀不預矣而謂無不學其學邪遂增一焉字使析其學以下屬下句又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矣諸如此類若悉以所聞載之編中繁瑣已甚姑舉其一端於此云至正

三年癸未蒲節徽婺源呉程謨識

跋曾子子思子

俞師賢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為大學曾子之旨子思述之而為中庸道統之傳於焉攸係而漢志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世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相傳會要非本書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於傳記寥寥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汪康範先生與晦菴朱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篤志師古

乃始蒐羅彚萃以成二書藏於家塾迨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於天下今其五世孫𤩽裔將鋟梓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使後學得以稽夫道之正而不惑於世儒之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朝廷表章聖學二子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其於治道豈小補云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師魯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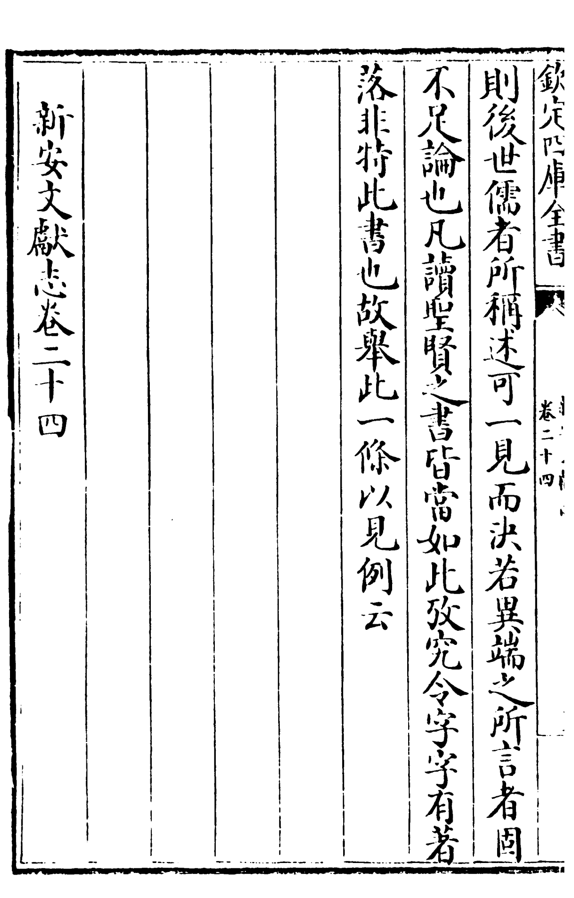
書性理字訓後　　朱升

晦菴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安僣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

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眹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

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湊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

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
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
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寄乎容樞之紐易
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也物之異類
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異類
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
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
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



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攷究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四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趙　汸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有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

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
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黄公謂皇祖實録文
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
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
迺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
和間為史館修撰䟽言旣以武功定海内當革敝事復
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與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
易生因條上政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

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有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甚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内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已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旣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

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馬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汸竊著其為人大略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汸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

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眞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餘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眞往來其間輒何足以見之與答陸子厚書所論黃黃髙人之意適同噫内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巳丑秋過倪氏黙

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題羅鄂州小集目録後　趙汸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于鄂公旣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寘郡齋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于家者餘五十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絶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吾郡甞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

書兵火後板本旣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汸避地還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而正其疑繆顧二家本皆前缺篇目乃為錄如上宋南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媿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參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後而慶歷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為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賾博考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漢

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為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情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為而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昭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哀之而朱子每見其文輙推讓之比聞其即世而嘆惜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歲嘗以蔭授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乃起倅贑州既

湍歸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為公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論儒者之學去巳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踈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葢未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巳者類得其要如

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顧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趙汸書

跋謝翱冬青樹後引　　趙汸

予為兒童時嘗見文字一篇記楊璉眞伽發宋諸陵將建塔錢塘舊大内越中有義士夜募諸少年别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眞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馬相而

下題其後者十數公亦隱其名所敘述却甚詳且言是夕事幾覺有踰垣折足者然予後遊錢塘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浮圖火之若缽壷者使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予無以應之張孟堅所注謝臯羽為唐珏玉潛作冬青樹引蓋是暗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即珏邪然注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辨數十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

孟無更博訪好事君子儻得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儻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陘求得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於郡乘又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傳疑而已

書春秋附録後　　　　　金居敬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黄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敎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

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

之意乃往九江見黄先生禀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

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
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
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黄先生
有世契一見首問黄公起居先生間日爲言黄先生著
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
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敎
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
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

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録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擿其新意極論得失為說數萬言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横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旣歸故山始集諸家說

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
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
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
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
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
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黄先生與諸公皆謝
世久矣雖然習舊主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黄先生力排
衆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

生早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
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
尚誼實從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絶故雖疾
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
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説于
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
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
天内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

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指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旣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于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書先子臨晦菴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朱同

右考亭朱夫子為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默困敦之冬予友曹子純解館告歸因以是貽之而書其所以然于左嗚呼此吾晦菴之精義而先子之手筆也予奚敢輕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蓋不為不多而禀姿英敏超邁頴悟者亦不少矣晚歲始遇子純貌質而言訥内明而外晦人視之魯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

誠好學踐履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於暮年而亦甚期其底于成也業未卒道未傳而先子已捐館矣僕雖不敏奚可不推原過庭遺訓為子純正告乎列聖傳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參以魯傳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尋疏剔會元統宗幾無餘藴然其知知仁行勇強之說與夫知

及仁守期月之守顔子服膺者不能脗合諸如此類雖矯時弊而於經文本旨不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論所以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為之長太息也此扁此銘發明藴奥啟廸後人者尚復奚加使子靜復生亦當斂衽先子所以臨摹傳久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而僕以是授子純者亦豈以為常情瓊琚之報也哉

跋李忠定公遺墨　　唐文鳳

右故宋相李忠定公當李提刑帳緑亭詩而其後裔今

承事郎知吳縣事曰煥者之所藏也潢飾成卷請其言識之弗敢以無文為解因詩之所及疏而歸焉其云昔我列中著識君自南方蓋公自政和間由進士累官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初言水災責監沙縣稅則時論可知矣靖康初除右丞親征行營使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高宗即位首召為相時北兵南牧在廷之臣爭為割地請和之說公獨不然以必守中原必還二聖為計而高宗畏懦恇怯正不勝邪由是讒閒蠭起公在位甫

七十五日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再謫鄂州居住移澧州論責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次瓊州放還自便此帳綠亭所由作邪其云蒼官儼成列青史立欲僵則公雖託興松竹而媮安非所志故開新帳綠克媿舊藔香又不以貴賤得喪貳其心亦可知矣方其宴安之時在常人之情孰不私便其身圖而公乃有立國歎郛小仰關畏秦強之言於戲愛君憂國之心公葢不忍忘於一飯使思陵能用其言則中原必復二帝必還不

共戴天之讐必報夫豈使大業偏安於海陬而為苟活之計哉誦公之詩求公之心忠義猶凜凜不待讀樂毅書賈誼策而後掩卷太息也其稱提刑院判者宋制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而六院有判皆得轉對故例為察官之選即詩而觀則其人才故非泛泛者卒章翺翔將壇之意所以擬之亦所以自慨之也且公之書別見鳳墅續法帖中為世所稱重而此幅體勢剛方韻度深穩如檜柏崢嶸氣凌霜雪公之心畫於是乎著至

若公之始末具信史固不待贅然公殁不數年國勢日蹙以至社屋而此紙獨存於三百年後筆墨如新不失為李氏故物豈非天相忠良而有以詒其後人乎則凡後之閲是卷者又當感奮思慕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砥礪名節以不忝前人毋徒視為寳玩而已也

跋唐人臨鍾繇戎路帖　　唐文鳳

魏鍾元常以能書擅名當世專備於七體而尤善行押其眞楷瀟散飄逸若宣示諸帖皆二王所祖今觀戎路

帖蓋元常在軍報捷而書其用筆意氣雄豪凌厲有奬率三軍之志齊郡張士行謂有一段鐵馬金戈氣亦可謂善言者矣趙魏公謂眞唐人所鉤臨無疑卷中題名若鄭明德陸友仁諸先輩皆先君子白雲先生友也洪武巳卯春予有薦舉之命來京得衡山賀彥昭同選赴任又同舟累日出示此卷故跋而歸之俛仰古今不覺三歎

跋山水畫　唐文鳳

自史皇作畫創制立法下逮秦漢間淳樸未散古質尚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也至唐王潑墨輩出掃去筆墨町畦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略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為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澹之趣號馬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顧庠廣文王濳齋俾子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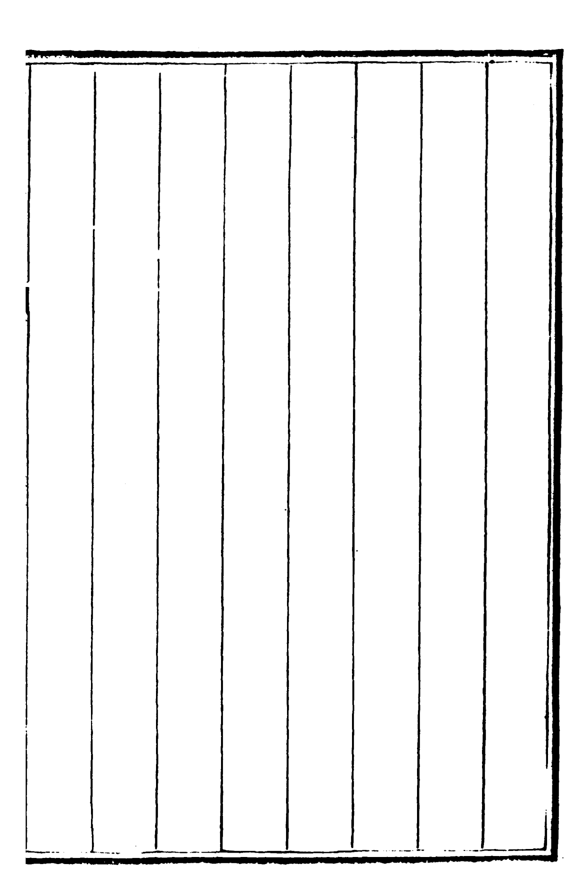
定故書是說以歸之

跋羅尚書手帖

方勉

右南宋尚書羅公汝楫手帖一幅遠孫以中示予求跋予以公所書國事證之史冊知其為紹興十二年帖於今垂三百載矣嗚呼非孝思祖德者能存之乎予自幼景範邑中先輩顯名前代者公其一焉每惜史氏論其附時相主和議今觀此帖對家人言亦拳拳在國則知公動靜不忘乎君忠藎藎可想見大抵宋患重在金師

帖云得北書以某日內送太后及徽宗太后梓宮來差某人迎及使金者回皆關國體要其曰别無新事不足言也信矣又謂凡與彥和相識者據以中謂彥和公弟也則此書其與彥和邪當時卿大夫致政皆求奉祠帖謂奉祠之請莫且已否豈彥和欲公奉祠故云然哉按史載紹興十二年秋七月公為諫議首論胡銓及趙鼎王庶等四人使公早請奉祠則無是矣然則彥和亦賢弟歟為其後者當珍襲之毋忽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五